

友爱与勇气，

演绎求生与救赎的奇迹！

M I R A C L E A T
S T . A N N A

James McBride

圣安娜的奇迹

[美] 詹姆斯·麦克布莱德 著

沈 矗 译

M I R A C L E A T
S T . A N N A

James McBride

A series of small, stylized bird silhouettes in flight, arranged in a loose arc above the Chinese title.

圣安娜的奇迹

[美] 詹姆斯·麦克布莱德 著

沈 磊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安娜的奇迹/(美)麦克布莱德著;沈矗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5036 - 9362 - 5

I. 圣… II. ①麦…②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6367 号

圣安娜的奇迹

[美]麦克布莱德 / 著

沈 矗 / 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柯 恒

责任编辑 柯 恒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沙 磊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43 千

版本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网址 / www.lawpress.com.cn

电子邮件 / 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 / 010 - 63939792 / 9779

咨询电话 / 010 - 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 / 010 - 62534456

上海公司 / 021 - 62071010 / 1636

第一法律书店 / 010 - 63939781 / 9782

西安分公司 / 029 - 85388843

重庆公司 / 023 - 65382816 / 2908

深圳公司 / 0755 - 83072995

书号: ISBN 978 - 7 - 5036 - 9362 - 5

定价: 24.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献给第 92 步兵师的战士与意大利人民，
特别要献给纽约哈莱姆区可敬的詹姆斯·沃森，
他堪称前述两者中的精英。

题 记

本书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而成的小说,取材于二战期间在意大利塞尔奇奥峡谷与阿普阿内山浴血奋战的美国黑人士兵的亲身经历。故事情节的真实性有据可查,只是对于其中涉及的人名与地名,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动。整个故事中的爱恨纠葛,古往今来,司空见惯。世事难遂人愿,爱助我们前行。

序幕：邮局

曼哈顿 34 街邮局。

那个人，要的只是一枚 20 美分的邮票。但是，当他将 1 美元的纸币递过柜台时，戒指上的大钻石，引起了邮局职员赫克托·内格隆的兴趣。赫克托忽然想看一看戒指的主人是谁。通常，赫克托不会抬眼看顾客。在邮局柜台的小窗口后工作 30 年来，他大概只记得三位顾客的脸，其中两个还是他的亲戚：一个是他姐姐，姐弟俩已经整整 14 年没说过话了；另一个是从圣胡安来的堂兄，曾在他小学一年级时教过他。除此之外，在他的印象里，柜台前的顾客，都是住在纽约这个城市里的蠢货，面带微笑而来，希望他也能还以微笑。但他总是令他们失望。他对人不感兴趣，甚至在他妻子去世前，他就已经对人失去了兴趣。但是，赫克托喜欢钻石，名贵的钻石。他买彩票 30 年了，从未间断，幻想着哪天中了奖后该买什么样的钻石。所以，当那个人递过 1 美元纸币想买张邮票时，瞅到他戒指上那颗大钻石的赫克托抬起头来。目光所及，他的心跳瞬间加速，一阵眩晕袭来。他记起了在托斯卡纳山区小村落里那份彻骨的恐惧：昏黄的古墙、漆黑的小巷、颤悠悠的楼梯……冰冷的雨夜里，树叶的响动犹如炸弹落地，猫头鹰的叫声也能惊出他一身冷汗。眼前这张脸，让他想起了幕幕往事。这是一张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脸。

赫克托每天上班都带着一把手枪。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邮局

枪击事件的消息,详细描述了赫克托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射死那个人的经过。人们纷纷猜测:赫克托住在纽约哈莱姆区,所以总是带着枪上班,那里毕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赫克托老了,一个人住,以前被抢劫过,因此时常提心吊胆。《纽约时报》和《纽约邮报》上都刊载了对赫克托同事的采访。邮局大门已经被封锁起来,职员们聚在门边,你一言我一语。他们说赫克托神经绷得太紧,快要断弦了,说他已经准备好退休,但他们都弄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每日新闻报》的报道稍显特别,记者提姆·博伊尔写到了那尊石雕头像。那天,正好是博伊尔第一天上班,他在赶往邮局途中迷了路,到达目的地时,其他记者已经走了,赫克托的同事也已离开。博伊尔一阵慌乱,心想自己肯定要被炒鱿鱼了——如果你是《每日新闻报》的记者,却找不到曼哈顿中心区最大的那家邮局,当然会被辞退。博伊尔急中生智,说服了警察,让他们带着自己去了赫克托的住处,那是位于145街的一幢破旧公寓。在翻检赫克托家中物品时,警察发现了一尊石雕头像,看上去价值不菲。他们把头像带回警局进行物证鉴定,但并未找到答案。好在一位警察的妻子酷爱艺术,他平时也受到了熏陶,于是对大家说,这尊头像肯定来历不小。警方又将头像带到自然历史博物馆,随后去了现代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请来了纽约大学艺术系的一位专家,他看了之后惊呼:“见鬼,这是圣特里尼塔(Santa Trinita)失踪多年的普利玛维拉(Primavera)头像!”

警察们一阵哄笑:“是尼娜?平塔?还是桑塔玛利亚?”*

* 尼娜、平塔、桑塔玛利亚(Nina, Pinta, Santa Maria)是哥伦布航海时的三艘船。此处是警察们对这位专家的逗趣,嘲笑他“Primavera from the Santa Trinita”的发音。——译注

这位专家不屑地回了一句：“呸，别乱讲，圣特里尼塔是佛罗伦萨的一座桥！”

博伊尔全程跟随，就这样，他保住了工作。而他关于赫克托的报道，也被《国际先驱论坛报》头版转载。那是1983年12月的一天。圣诞节快到了，罗马市中心，阿尔多·曼尼佐大楼的10层，疲惫的门卫弗朗哥·科兹急着赶回家，随手将当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扔出了窗外。报纸在空中打了几个转，飘落在人行道边一张咖啡桌上，仿佛上帝的安排。事实上，这的确是上帝的安排。

邻桌，一个身材高大、穿着考究的意大利男子正喝着咖啡。注意到头版的大字标题后，这个蓄着整齐胡子的男子一把抓过报纸。

他看着新闻，手里还举着咖啡杯。读完新闻，他猛地站起来，杯子掉落在地，椅子往后退出老远，咖啡桌也向前滑了几英尺。他转身离开，脚步越来越快，后来干脆撒腿狂奔。这个身着卡勒塞尼西服、脚穿布鲁诺·马格利皮鞋的高大男子，从惊讶的路人身旁疯狂地跑过，双臂猛挥，上衣随风飘摆。人来人往的小街上，他竭力飞奔，似乎想把一切都甩在身后。

1. 隐身

1944年12月12日,山姆·特雷恩第一次隐身了。对于那一刻,他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他在意大利马尔米堡北部的钦科尔运河岸边。黎明时分,军令即将发出。美军第92步兵师的120名黑人士兵,枪支在手,跟在5辆坦克的后方,缓缓趟入水中。河的对岸,一片平地之后,便是绵延不绝的阿普阿内山。来自德国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麾下第148师的5个连队,静候在山林里,注视着行进中的美军。在丛林的掩护下,这些久经沙场的德军士兵,虽已疲惫不堪,但仍然全神贯注,透过望远镜,观察着敌军的一举一动。6个月来,他们在这一带构筑起了一道厚实的防线,横跨亚平宁半岛,从拉斯佩奇亚一直延伸到亚德里亚海。埋地雷、建碉堡、设陷阱、拉铁丝网……士兵们知道这场战争已经没指望了,饥饿难耐、筋疲力尽,许多人想跑却跑不掉。据说,不少逃兵在机枪下丧命,死状极其惨烈。希特勒发令,任何逃兵,甚至任何稍有退缩的人,一经发现,无需审判,当场处决。军令难违,士兵们早已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美军第一辆坦克刚刚渡河登岸,就碰到了地雷,德军随即开火,迫击炮、88毫米高射炮、重型机枪……特雷恩跟在队伍中,听到身后一声绝望地惊呼:“杀了我吧!现在就杀了我吧!”他正猜着这是哪个

家伙，一股浓烈的火药味已经扑鼻而来。他的心脏一下子抽紧了，似乎停止了跳动。接着，他耳边有人大吼：“快跑！”还推了他一把。他跑了起来，似乎在奔向死神。

他别无选择。实际上，他并不想跑，因为，他不相信他的指挥官。那个家伙来自南方，特雷恩从未见过他，直到当天渡河之前。原先的上尉，两天前调走了。两个长官的名字，特雷恩都不知道。对于他来说，指挥官永远是陌生的。不过，他们大多是白人，所以，他们的话，当然是对的，尽管事实未必如此，但是，特雷恩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不像那些北方来的黑人士兵，他不懂得如何理直气壮地面对长官。特雷恩也不相信那些北方来的黑人战友，他们一般都拥有大学文凭，很傲慢，说话还文绉绉的，经常气得军官要发疯。特雷恩清楚地记得他见过的第一个黑人士兵，那是在家乡北卡罗来纳，当时他还没有入伍。特雷恩之前没坐过公共汽车，他的第一次公车经历就被那个人给搅混了。黑人士兵身着一套轻便的军服，配有中尉的军衔，肩侧是一块黑色水牛图案。他显然来自北方，一上车就坐在前排的位置上。司机对他说：“小家伙，坐到后头去！”士兵很生气，张口就骂：“去你妈的！”司机踩下刹车，猛地站了起来。而公车的后排，坐在特雷恩旁边的黑人，发出阵阵嘘声，掺杂着咒骂。其中一个家伙大嚷：“真该死！丢我们黑人的脸！”另一个说：“混账东西，回家去吧！”特雷恩惊呆了，同时也感到一丝难堪。士兵的目光扫了过来，特雷恩把头扭到一边，竭力避开这样的场景。直到士兵起身摔门而出，特雷恩才松了一口气。士兵下车时狠狠地瞪着那群黑人，脸上满是愤怒和厌恶。公车呼啸而去，喷出一股黑色的柴油烟雾。

此刻，特雷恩正跟着一位来自北方、无所不知的浅肤色黑人中尉

身后。中尉名叫哈格斯,来自纽约哈莱姆区,自称“霍华德大学毕业,受过陆军专业训练”。特雷恩猜想这大概是一种学问吧,但也不确定,因为他自己从未读过书。不过,特雷恩已经打定主意,将来一定要学习,这样他就可以阅读《圣经》了。当他与其他士兵一起在河里狂奔的时候,脑子还拼命想着经文。周遭炮声隆隆,特雷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不管他怎么想,那些经文却一篇都记不起来。他索性放声高歌:“原主长伴汝……”枪弹在他身边穿梭,那几辆坦克,穿孔的穿孔,触雷的触雷……清澈的河水已漫至特雷恩腰间,突然,一种安静祥和的感觉袭遍他的全身。就这样,特雷恩隐身了。他的感官,一瞬间都更加敏锐,看得更清,听得更透,嗅得更深。世间万物,都呈现出最清晰的一面,真理、谎言……

特雷恩身高6英尺6英寸,体重275磅,肌肉发达,不过,他有着与硬朗的身躯截然不同的一面——说话温和,棕色的眼睛柔光闪闪,圆圆的脸庞透着天真。这样的特雷恩,正符合军队的要求。身强力壮,善良友好,能扛枪作战,又服从军令。最重要的是,他毫无心计。别的士兵经常嘲笑他,给他取各种绰号。由于体形魁梧,他被人喊成“柴油机”。他们还拿他打赌,押他究竟能不能推动两吨重的卡车。特雷恩从不介意,最多只是笑笑。他明白自己不聪明,为此还常常祈祷,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聪明起来。没想到,这一天来得那么突然:他不仅变得聪明,而且还在战火纷飞中隐身了。

特雷恩就这样静立在运河中,机枪声不绝于耳,递送着死亡的信号,在他听来,却像是清晨时分公鸡美妙的啼鸣。战友们从他身边奔过,有的翻滚倒下,有的狂呼乱叫。只有特雷恩,抬头凝望着前方的山岭,陶醉其中。他眼里的画面,清晰如白昼。深绿色的橄榄树林

中，德军的排炮赫然在目，绿色的头盔，与绿叶、岩石和山脊浑然一体。他生平第一次觉得，山脊背后初升的太阳如此壮丽，世界如此完美。看到哈格斯被击中头部，像一个破布玩偶一样跌入水中，他却不觉得恐惧。他只感到高兴，因为他隐身了。没有什么可以碰得到他，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了他。他猜想，这一切，都应归功于那尊石雕头像。

头像是他第一天抵达佛罗伦萨的时候发现的，在一条河边。横跨河面的桥梁已被德军摧毁。特雷恩身边的战友都想要点纪念品，但不知什么原因，没人对那尊头像感兴趣。大概有四个连队的人路过头像，就是没人拿，也许它太沉了吧。特雷恩在训练营的时候，连续6个月，每天都背着一台46磅重的无线电报话机，从未觉得有多沉。于是，特雷恩将头像捡起来，放在身后的背袋里，准备当成礼物送给奶奶。那天，有3个人想从他手里买下头像，出价都是10美元。“不，我可不卖，”特雷恩说。不过，当晚，他改变了主意，想看看本地人愿不愿意买下它，因为，他听说意大利人买一盒香烟都愿意掏20美元。他先走到佛罗伦萨城里，打算碰碰运气，却连个人影也见不到。街上空荡荡的，偶尔有老鼠从废墟里窜出来，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终于，特雷恩在冷寂的大街上看到一个老妪彷徨四顾。这是他碰见的第一个意大利人。老妪衣衫褴褛，浑身上下脏兮兮的，牙齿已掉光，脑袋裹在一块破围巾里，脚上绑着一双鞋子，是用汽车轮胎的橡胶皮面做成的，看着像凉鞋，虽然正值隆冬。特雷恩走近老妪，想以50美元的价格将头像推销出去。她看了之后，咧嘴一笑：“我也算半个美国人哩！”特雷恩不明白她的意思，以为是在砍价，就将价钱降低了一半。她却转身蹒跚而去，大惑不解的特雷恩傻傻地站在原

地。走了没多远，老姬蹲下身子，撩起衣服，分开两腿小便，地面升腾起一阵热气。特雷恩暗自庆幸，好在没有卖给她，不然，真是糟蹋了好东西。

正当他回忆着老姬撒尿那一幕时，河水中哈格斯被打爆的面孔映入他的眼帘。突然，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胸腔随之紧缩了一下，头部一阵剧烈的疼痛。就这样，刚才那种安详的感觉褪去，他不再隐身了。于是，特雷恩飞奔起来，跑过两辆燃烧着的坦克，还有一名垂死的家伙，手臂都快脱离身体了，正在水里挣扎。特雷恩上到河对岸，看到一群战友躲在树丛边的一块大岩石后，毕肖普也在其中。

特雷恩刚上岸，就听到毕肖普对他说：“天啊，该死的！你脑袋中弹了！”

特雷恩用手往脸上一擦，有些湿湿的东西，再一看，血！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头部挂了彩，要死了，于是，他躺倒在地。他感到灵魂离开了身体，好像是从鞋底钻出去的，一会儿就飘走了。此刻，他可是真正隐身了。

“谢谢你，我的主啊，”特雷恩说，“我来了。”他平躺在岸边，准备迎接死亡，感受那份甜蜜与虚无。他张开嘴，想尝尝天堂的滋味，但却闻到一阵口臭，像是狗屎和猪内脏混杂在一起的味道，直往他肺里送。他睁开眼睛，看到毕肖普鳗鱼一样黝黑发亮的脸紧贴着自己的脸，嘴对着自己的嘴，在做人工呼吸。特雷恩马上笔挺地坐了起来。

“天啊！你疯了吗？”他大叫一声，完全清醒了。耳边的枪炮声，近乎咆哮。四处都是凄厉的哀嚎。炮火如同电闪雷鸣，树枝纷纷断落，像大雨一般倾泻下来，腾起的火苗闪亮刺眼。灭顶之灾降临了，

似乎一个巨大的怪物逃离了牢笼，出来摧毁整个世界。运河里已漂满尸体。特雷恩扭头朝对岸望去，一名白人上尉正挥舞双臂，示意队伍撤退。忽然，毕肖普那张又黑又亮的脸伸了过来，挡住了特雷恩的视线，门牙闪闪发光，张大的嘴巴从正面看上去就像是汽车引擎上的水箱。他一把抓住特雷恩的衣领，大吼：“你欠我 1400 美元！”

特雷恩确实欠他 1400 美元，是打牌和掷骰子输的。但那是今天之前的事，现在的特雷恩，已经会隐身了。

静谧又一次降临。枪炮声消退了，歇斯底里的喊叫声隐没了。离岸不远的河水里，一辆中弹的坦克着火燃烧的噼啪声，还有坦克里被烧得奄奄一息的士兵喃喃的求救声，传入特雷恩的耳中。这是他唯一能分辨出的声响，让他记起自己身处何地。

“我有没有中弹？”他问毕肖普。

毕肖普是一位来自堪萨斯城的牧师，人称“滚雷”，个子不高，终日穿戴齐整，皮肤光滑，面色黝黑，五官精致分明，还有酒窝，一双眼睛带着笑。他的军服似乎总是干净笔挺，就连上战场时也不例外。他的嗓音柔如丝缎，手指修长滑嫩，看上去从未干过脏活累活，一笑起来，露出的牙齿闪烁出理性的光芒。在老家堪萨斯城，聆听毕肖普布道的教民有 200 多人。这些人，每周都会给他送去爱心包裹，有鸡肉，有曲奇……这些东西，正好在打牌时能派上用场，成为他的筹码。特雷恩在训练营时听过他布道，那种感觉，就像在七月酷暑时分看着一个蒸汽泵隆隆发动。毕肖普可以让你后颈窝的汗毛一根根地竖起来。

“你被击中了，也死了过去，是我把你拉回来的！”毕肖普回答，“难道除了我以外就没人看到了吗？没关系，只要你记得还欠着我的

钱就行。如果还不了这笔钱，你就哪里也别想去！”

“你对我施了巫术吗？”

“我才没施什么狗屁巫术，我只要你还钱。现在，快去把那边干草堆里的白人小男孩抱出来，这个任务交给你了！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什么白人小男孩？”

“在那边！”毕肖普用手指了指200码外的一个谷仓，然后转身朝运河对岸奔去。枪弹与炮火在运河里不断开花，毕肖普却安然无恙。

特雷恩往毕肖普指的方向望去。谷仓底下，有个小小的干草堆缓缓地移动了一阵，停住了，露出两只穿着木鞋的小脚丫。

2. 巧克力巨人

干草堆下边,可怜的小男孩,茫然无措。他不知道哪里是前,哪里是后,只知道周围是干草堆。那天黎明,小男孩被头顶的响声吵醒了,不过,他没在意,仍然像往常一样,爬到他睡觉的小谷仓门口,想要喝汤,可是,门口没有汤,也不见了平时给他汤喝的老人。他已经连续两天没见到老人了,虽然他还不知道老人叫什么名字。自己是怎么跟老人成为伙伴的?男孩记不清了。一天,穿着背心和破烂衬衫的老人出现在小男孩面前,那天以后,他的名字就成了“老人”。白天,老人让小男孩摘橄榄、踩葡萄,晚上就把他安顿到谷仓里睡觉;第二天早上,小男孩醒来的时候,总能喝到老人放在谷仓门口的汤。小男孩不记得他在老人的谷仓里住了多长时间,也不记得他为什么会住在这个地方。小男孩的记忆,就像风洞里小小的玻璃碎片;洞的一端是一把巨大的风扇,另一端则是他自己;玻璃碎片蹦蹦跳跳、互相撞击着奔向风洞那端的扇片,划过小男孩身边,有一些弹到了他身上,另一些则永远地与他擦肩而过。

德国人的枪声离老人的村庄越来越近,一些惊慌失措的村民开始逃离家园,他们在小男孩懵懂的视线中来回,忽然会冒出来,马上又消失不见。不少邻居临走时都来劝老人一起撤离:“看在小男孩的分上,快走吧!”“战争快结束了,德国人会缴枪,美国人要来

了。”“为了小男孩，离开吧！”小男孩看到，这些村民跟老人说话时，总是朝自己指指点点，声音很低沉。然而，老头只是耸耸肩：“不管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一样。他们会强占我的农场，用我的橄榄枝生火，真让人受不了。小家伙如果想走，随时都可以，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是个反应迟钝的孩子。我让他住在这里，是因为他的脚很干净，可以帮我踩葡萄，而且踩得很好。”

两天前，小男孩看到邻居们一家接一家地离开了，男女老幼，骡马也跟着上路，驮着他们可怜的家财。所有人都往南走，美国人在那个方向。那天，小男孩还在老人的橄榄地里忙碌，路过的村民，眼中都流露出担忧。一位妇女停下来，想把小男孩也带走，但他连叫带咬，用力撕扯她的衣服，她只好把他放下。“真是个小魔鬼！”说完，妇女扭头走了。小男孩爬上一块大岩石，趴在那里，昂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妇女走远，他那样子，像极了小狗。一阵凉风吹过，满地的落叶飘起。过了一阵子，一对父女来到小男孩跟前，父亲递给他一个鸡蛋。看着鸡蛋，小男孩脸上露出怯生生的神情。这位父亲被小男孩的样子逗得咯咯大笑。笑声倒让小男孩放松了下来，他接过鸡蛋，仔细地端详。父女匆匆上路了，等到他们越走越远，没了踪影，小男孩才磕破鸡蛋，吮吸起来。

炮声越来越响，小男孩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觉得挺安心。雷鸣般的炮击，震颤的谷仓，激烈的枪战，这一切让小男孩的感官变得迟钝，远离那个给他带来最深伤痛的地方。在那里，有红艳艳的草莓，树上结出苹果，清泉汨汨汇成小溪。小男孩曾经就生活在那样的地方。然而，现在的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他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没有钥匙，没有干净的衬衣，没有牙刷，没有妈妈，没有爸爸，没有爱他